

離開都市的那天，天空罩著一片灰濛濛的雨，來回擺盪的雨刷，試圖撥開擋風玻璃上那層顆粒感的灰，車輪輾過中山高的柏油路面，發出沉悶且單調的胎噪，窗外的風景是熟悉的流線型，綠底白字的指示牌、閃爍的電子看板、錯落的水泥叢林，交織出冷冽的幾何。那時的我，坐在車內深黑的皮椅上，穿著剪裁俐落、熨燙得沒有一絲褶皺的鐵灰色套裝，副駕上橫躺的公事包裡，井然分類著學歷證照、各式的獎狀，那是一個由秩序與符號構成的世界，而我曾是其中最穩妥的一個常數。

隨著導航的紅線南移，車輪轉進台 18 線的起點，景觀開始產生一種近乎野蠻的質變，原本色彩斑斕的城市霓虹像是在後照鏡裡溺了水，漸次被潑墨般的濃綠一點一滴的吞噬，嘉義平原的溽暑在蜿蜒爬升中轉為濡濕的冷沁，路旁劈面而來的不再是林立的商店，取而代之的是兀自生長的蕨類、負勢高聳的檳榔樹，還有隨時會從雲翳中伸出巨爪的原生種，我駕著 Toyota 駛入阿里山腳下這所專門收容「中介生」的學校，車速不自覺地緩了下來，這是一幅與我過去近二十年教育生涯截然不同的圖景。

我熄火推開車門，腳下踏在那層混雜著枯枝與濕泥的土地上，那一刻，扞格不入是我唯一的符碼，我那一身象徵專業的套裝，在這一片混亂又看似充滿生機的野性中，顯得蒼白、僵硬、無力，緊握著公事包的手柄，光滑的皮革與四周粗糙、龜裂的環境形成了一種無聲的對峙——我，還有路可以走？

秋日的雲霧壓得很低，像是要把整座山巒的重量都傾倚在校門口那矗略微斑駁的慈母銅像，空氣中漫著一種腐植質與山霧混合的氣味，那不是辦公室裡 Diptyque 的香氛，而是生命在代謝、在掙扎、在生長的真實氣息。我站在這裡，感覺自己像一頭習慣了柵欄的羊，突然被拋擲到一座沒有地圖的高山，我內心的擾動並非源於貧瘠，而是出於一種直覺——我過去引以為傲的核心能力，在這片佈滿石縫的荒原裡，可能連一處立足之地都找不到。

初見這群孩子，我腦海浮現的意象不是迷途的小羊，而是阿里山深處的長鬃山羊，牠們不屬於平原、不屬於圍欄，牠們的蹄印踏在最險峻的碎石坡上，而我，是一個帶著平原邏輯的闖入者，內心懷揣著一種幾近不安的惴惴，擔心自己精密的語言無法抵達他們的荒原，更擔心自己視為真理的秩序，在這裡只不過是廢紙一張。

中介教育是一場關於防備與拆解的博弈。第一堂課，我挺直背脊站在講台上，試圖維持在都市學校裡養成的專業氣場，打開公事包，拿出精心設計的投影片講義、課文提問單加上課外延伸補充，這看似完美的一套教學邏輯，在石灰牆的映襯下顯得極盡諷刺。我環視四周，攫住我目光的是斜倚在教室最後一排的學生，他雙腳架在課桌邊緣、校服扣子敞開，眼神有一種防備性的警覺，他曾因鬥毆與逃學在多個體制間流浪，最後被放逐到這座山腳下。「老師」，一句聲響劃破冰冷，略微沙啞的嗓音帶著一絲若有似無的嘲諷，「妳這套東西是給一般學生聽的，在我們這裡，沒人看課本上的東西，我們看的是這裡。」旋即，他指了指自己手臂上阡陌交錯的傷疤，一陣低沈的哄笑驟然而起，那不是純粹的惡意而是一種集體、防衛的排他性，那是中介教育中最令人窒息的「冷暴力」——他們不與妳爭辯，只是用沈默和輕蔑將妳隔絕在他們的世界之外。當下我感覺自己的身子微微顫抖，但仍試圖用規矩來鎮壓、用未來來勸誘，然而在這群行走於峭壁孩子眼中，我義正嚴詞的未來比阿里山的雲霧還要虛無縹緲。漫長的第一堂課結束後，我嘗到前所未有的挫敗，我的長期思維告訴我：只要付出就能換取結果的因果論，在小緯那雙如長鬃山羊般冷峻的眼神前澈底擊潰。

放學後，我獨自走向校園後方的山徑，山中微雨初歇，我停在一處只有堅硬的變質岩縫前，望見罅隙間有一株根節蘭向上挺立，纖柔的花瓣綻放出一抹驚心的絹白，植物從不抱怨石縫的狹窄，也不去奢求平原的肥沃，生存對它們而言，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場傾盡全力的藝術，而小緯還有這群被社會邊緣化的孩子，不就是長在罅縫上的根節蘭嗎？他們之所以長出刺、長出角、長出令人戰慄的眼神，是因為唯有如此，他們才能在隨時會坍塌的生命之巔上釘住自己的靈魂，而我不該是那個拿著剪刀試圖把他們修剪成盆栽的人，我開始放下所謂的標準答案，只是靜靜的坐在一旁觀察，觀察小緯如何熟練的修復一張斷掉的椅腳；觀察他在大雨中如何輕撫一隻受傷的野犬，我發現：當我停止教導，生命才有對話，這種從管理到共生的轉變，讓原本冰冷的教室，漸漸有了石縫中透出的微光。

改變還是會到來。那是一個冽冷的隆冬，阿里山腳下吹起了陣風，教室的窗框被敲得嘎嘎作響，小緯因感冒瑟縮在角隅卻依舊執拗的不肯穿上那件被他視為束縛的外套，我沒有說話，倒了一杯熱茶放在他的桌上，熱氣氤氳模糊了他的視線。「這座山很冷」我輕聲說，「如果不學會保暖，就沒力氣爬上更高的坡。」他愣了一下，第一次沒有反駁。翌日午後，山裡的濕氣重得能擰出水來，我脫掉

那身西裝外套，捲起襯衫袖口，走進那間堆滿破舊課桌椅的儲藏室，小緯正蹲在角落，手裡握著一把鏽跡斑駁的刨刀，他瞥了我一眼，眼神裡的銳利少了幾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靜默的審視，我還是沒說話，學著他的樣子蹲下，抓起一塊斷裂的木頭桌腳，那是我們第一次在手作中達成和解，當砂紙磨過木材，空氣中瞬間散溢一股濃郁的木頭香氣，那是阿里山深處積累了數百年的呼吸，在被磨開的瞬間，香氣縷縷漫在侷促的空間裡，我注意到小緯的手，那不是一雙少年的手，虎口留下焦黃的硬繭與傷疤，那些印痕是他在無數次社會撞擊下，為了不讓靈魂破碎而長出的盔甲。「老師，木頭是有脾氣的。」他突然低聲說，眼睛沒看我，專注的順著木紋推動刨刀，「你順著它，它就給你香氣；你逆著它，它就裂給你看。」我心頭微微一顫，這話從一個被體制放棄的孩子口中說出，竟比任何教育心理學都要深刻，我伸手觸摸那塊被他磨得平滑的木頭，指尖傳來一種溫潤的熱度，就在那一刻，我的不安自心頭杳然而去，我不再擔心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背景知識去感化他們，因為生命本身就有其修復的本能。

後來，我開始帶著這群孩子走入後山，不再只是對著黑板講述文本、講述生命大道理，而是讓他們看見真實的山林，我觀察到那些平日魯莽的孩子，在看到受傷的小鳥或盛放的山野櫻時，眼神流露出那種純粹的溫柔、真摯的溫度，都是都市教室裡見不到的風景，那是生命與生命之間最原始的共振。

來到阿里山腳下的第二個春天，山區的氣候依舊反覆，但我的內心卻已不再隨著晴雨跌宕。小緯的改變並非戲劇性的脫胎換骨而是一種安靜向內的紮根。那天，小緯完成了他在儲藏室耗時數月的作品—台灣長鬃山羊的木雕刻，那頭山羊呈現出一種在峭壁上騰空躍起的姿態，木頭的紋理順著山羊的肌肉線條延伸，小緯保留了木材原始的粗糙節瘤，將其化作山羊身上的剛硬毛髮，我凝視著作品，彷彿聽見從深谷傳來那種淒切的角鳴，這件作品讓小緯在校內的木工比賽中奪冠，看著他站在領獎台上，依然是那副彘扭的姿態，但那曾經憤滿的肩膀如今已漸次舒展，透著一種妥妥的厚度，他不再是被困在體制裡的動物，他找到自己的峭壁並學會如何在上面優雅的騁馳。所謂的騁馳，並非在平坦大道上的奔馳，而是在險惡環境中依然保有自我的律動，這群孩子從不需要被教導如何變成平原上的羊，他們需要的是被看見—看見他們在峭壁上生存的尊嚴；看見他們如何將滿身的傷疤化作攀爬的支點。

我笑著跟小緯說：我們將這件作品帶到山巔，去看一眼真正的雲海，老師還沒有看過阿里山的雲海，小緯也搖搖頭說：「我也沒有去過，沒有人會帶我去。」我們在凌晨出發，沿著台 18 線向上攀行，車窗外，原本暗黝的森林在晨曦中逐漸顯影，當我們抵達觀景台時，眼前的景象讓所有的語言都顯得蒼白。這是阿里山的雲海，在朝暾的微光中緩緩鋪展，浮雲層層疊疊，沿著山谷翻湧而上，時而聚攏、時而散開，遠方幾座山頭從雲層中探出，輪廓清晰而孤絕，像是無聲的守望天地的流轉，極其的安靜。雲海並不佔有山，它只是來過又離去；山也不抗拒雲，它只是靜靜承接，那不是喧騰的波瀾而是在流動與停駐之間，讓人看見靈魂的神色。山頭的風吹亂了小緯的頭髮，我讀出他的眼神不再是最初那種帶刺的防禦而是一種與山川共鳴的開闊，嘴角揚出一抹極淡卻柔軟的微笑，那是他與世界的和解，也是我與自己教育焦慮的告別。

現在，我依然在這所阿里山腳下的學校，那只精緻的公事包早已被換成一個沾著泥土的帆布後背包；那套深灰色的西裝也安靜的躺在衣櫃的最深處，我不再穿戴那些象徵專業的盔甲，因為在這片山林裡，最真實的專業是共情、最深刻的教育是陪伴。晨光熹微，我望著雲霧從山谷翻湧，將校園暈染成一片煙嵐，我不再感到不安，因為我知道，霧氣並不是為了阻擋視線而是為了保護那些正在石縫中悄然生長的靈魂，我學會了在濡濕的空氣中呼吸、在細碎的石礫中行走，並在每個孩子的眼中，尋找那一頭馳騁山羊的蹤影，我一度以為從都市來到這裡是一種下放，是為了拯救迷途者，後來才驚覺這是一場靈魂的登頂，我從平原的安逸中脫逃，在山腳下的險境裡找到了真正的安適，這種安適不是來自物質的豐饒而是來自一種生命狀態的確認，確認了每一個孤獨的靈魂，都有屬於自己的高度。

阿里山的雲海依舊壯麗，而我與小緯以及更多像小緯一樣的孩子，正一同在這座名為生活的峭壁上，練習如何優雅的立足，我們不需要被修正成平整的草地，我們只需要在最險峻的石縫間，聽從內心的聲響活成一頭優雅的山羊。日光再次穿透迷霧，照在那件檜木山羊的角上，我知道，我不再是那個站在崖上觀望的教師而是與他們一同圍繞在泥土與木屑中的夥伴，這份認同，讓原本冷絕的山霧透出一種溫潤如家的歸屬感，這是我生命中最深重、也是最溫暖的歸處。